

## 惠女水库

■贺彦豪

初夏的一天,我和文友相邀到惠女水库一游。其实,我们是冲着当年的一首诗而去的,这首诗是讴歌惠女水库,赞美惠女精神的。那澎湃的现代诗潮,那撼人心魄的诱惑,那美丽的诗情画意,却是出自一个22岁年轻大学生之手。在水库的惠女石雕像后,我看到花岗岩的石碑上镌刻着《惠女水库放歌》描红的诗行:“水来了!水来了!/这欢腾而来的幸福水呵,/迎着红光喷薄的朝阳,/闪着光辉四射的金波,/飞过重山穿峡谷,/唱起豪迈的战歌:/我来自惠女水库,/我是划时代的长河!……”读着读着,激动、喜悦涌上心头。

50多年前,这首长诗就刊登在《福建日报》上,曾经轰动八闽大地。听说作者当年虽未能前往实地采访,但从亲人们的叙述中——他知道惠安被称为“地瓜县”,“三日没雨闹旱灾,一透大雨水成灾”。这里的黄土地贫瘠

干旱,没有水,只能种地瓜。所以,人们一日三餐吃的是地瓜粥、番薯干,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。当年在那样困苦的物质条件下,她的姐姐和兄嫂们都是自带干粮,靠着人挑肩扛一块石一车土“愚公移山”;用一把汗两手茧的磨炼,硬是把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造了出来。他被惠女吃苦耐劳、不畏艰难、战天斗地的精神深深地感动。顿时,他的灵感勃发,诗思奔涌而出,诗潮澎湃,于是,一口气写下了100多行诗句,洋洋洒洒,真是摇人心旌。

几万名惠安女用汗水用坚韧的柔情筑起了这座惠女水库。那些修坝的锄头、铁锹、铁锤、扁担、竹杠、粗绳还有独轮车和惠女们一起经受生活的拷问,一起经历了岁月的沧桑。为了一个信念,为了让下一代能够“由穷变富”走向未来,她们坚守着一种精神,这就是“惠女精神”。

百闻不如一见。从惠女水库归来,我却觉得惠女水库是一处

别样的水上风光:瞧,平静而清澈的水面在晨曦的辉映下是一道波光斑斓的美景,那光芒四闪的景色,真会叫人忘记了水面下还有一股激流在涌动着。那是流向大坝发电机房的水库蓄水,没有水就不能发电。站在水库的大坝上,远望一泓碧水,好像是镶在青草地上被风拂动的锦缎。

走下水库大坝,凝望那远山近水,谁说一座水库能有什么美?其实,我们看到的这一座水库因为一群女人、一群惠安女而美到极致,这一群女人用血肉之躯把惠安女精神筑进这一座水库。远离都市喧嚣,这里是一处难得清凉而幽静的地方。于是,我贪婪地吮吸着负离子,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清新;用手掬一捧清凉“锦鳞逐花动碧波”,让清水涤荡浮躁的心绪,洗涤心中的污垢。夕阳西沉,山水一色,最美不过夕阳红;但却比不上惠女水库之美,碧波荡漾,晚霞如烟,风景怡人。惠女水库的美,真是令人流连忘返。

## 花一样的手机包

■苏国钦

《黑格尔美学讲演录》有这样一句话:“世上不是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光。”当手机横空出世,并流行开来,配套产品如繁花绽放,层出不穷,其中不乏做工精美的手机包。

有一次,我返回老家,惠安沿海的一个渔村。一天,无意间在村道上,邂逅了一群身穿光鲜亮丽盛装的女青年,驾驶着摩托车,好像一支踩街队伍,英姿飒爽地从眼前驶过,一下子吸引住我的眼光。她们的穿搭除了金黄色的斗笠、湖蓝色斜襟短衫,黑色宽筒裤,银裤链等传统服饰之外,身上还挎着一个精致的绣花包,与盛装配搭一点都不违和。乍看还以为是香袋,一打听,原来是她们自己创作的手机包。手机包做工精美,上面刺绣着各式各样的图案,细致入微,惟妙惟肖,而且创意新颖,色彩斑斓,让我惊奇之余不禁连连惊呼“水(漂亮)、水、水”。

据悉,这些漂亮的手机包,使用材料易得,成本低廉,大都是服装裁剪下来的下脚料,更因适应农村妇女闲暇时候制作,随身携带方便,走到哪儿就绣到哪儿,抑或边家长里短唠嗑着边绣,因而便在当地女人间广为流行。其中有一款手机包就是直接用不同颜色的碎布片,像七巧板一样拼接而成,图形对称均衡,色彩对比鲜明,视觉冲击力爆棚。如此一来,一些看似无奇的服装边角料在她们灵巧的双手下,幻化成带有生命力的时尚艺术品,既实用又美化生活。极大地丰富了乡村的精神文化内涵,让平淡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彩。

最吸睛还是包上的刺绣,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,还融合了现代设计的元素。首先是设计构图,女孩子按照自己构思在布上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,一些不懂画画的女孩子就干脆找出自己喜欢的图片,裁剪下来贴在布面上依样画葫芦,然后再用不同的色线,顺着样稿的纹路,一针一针地勾勒。刺绣好了拍下来,微信发送姐妹群交流互鉴,如果大家觉得不好看,回头修改重绣,直到点赞为止。包绣成为她们的一种业余爱好,虽然不专业,但是很专注。

或许有人会说:“网上购买一个不是更好吗?”“电绣更好看?”这并非没有道理,只不过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家乡女人的个性特点。她们对待生活很认真,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,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,创造美,让美丽的事物融入现实生活中。懂得在忙忙碌碌的时光里,留一份闲情,静享生活的平淡与美好,收获小确幸。

缝制刺绣不仅仅是当代女青年喜欢的手工艺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或许,在未来的日子里,在新一代惠安女中,又有好的创意,创作出更加精美的生活饰品,那是她们青春的颜色,值得好好收藏,慢慢回味。

## 手织毛衣

■涂添丁

寒冷天气,越是想起那些曾经穿过的手织毛衣。家里的衣橱里仍珍藏着几圈羊毛、羊毛针和钩针,还有几条手织毛衣,每次整理衣橱都会拿起来清理一番,然后重新再放回去,这些极具纪念意义的东西堆放在家里已经几十年了。

泉州的冬天,极少出现零度以下的气温,但泉州的风大,给人的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温度更低些。在刮寒风的日子,风如同刀割一般,直抵身上每一寸皮肤,寒风深入骨髓,让每个细胞都瑟瑟发抖,这种天气有时连北方来的朋友都直喊受不了。在物质丰富的今天,各种御寒神器唾手可得,但在小时候,因条件限制,极其稀罕的手织毛衣是最主要的御寒装备,在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,很多人常常因为装备不足,冷得发抖,流鼻涕是常有的事。

在那艰苦的时代里,衣物常常是缝缝补补又三年,御寒

衣物更缺。我们家算是较好的,伯伯旅居新加坡,回家探亲带来一些羊毛线。在伯伯的接济下,我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手织毛衣,天冷了,套上毛衣就暖和,它是我最主要的“御寒神器”。

记忆中,母亲手里总会有织不完的毛衣,空闲时间,手臂弯处常常挂着一袋羊毛线,双手拿着一副羊毛针在不停地织毛衣,要是时间不赶,一件羊毛衣有时可能会织上半年。她常常把我们穿短的毛衣拆了,然后重新织成“新”毛衣,再给我们穿,她常说“新”毛衣更暖和。为应对我们不断长高的身体,她还会逐年加点毛线,让毛衣随着我们一起“长大”。一件短了的毛衣,经过母亲灵巧的手后,很快就变成了合身的毛衣,若是同色的毛线没了,母亲甚至会找来颜色相近的毛线来替代,将它织了进去,把异色的线织在腰部的位置,让它变“大”。我们也会嫌弃串色的毛衣,认为它看起来怪怪的,但在小时候,只

要有新衣服穿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,更别说是新毛衣,因为新毛衣不仅帅气,也特别保暖,让人轻易不流鼻涕,让我们爱了又爱。

那年刚恋爱不久,手巧的妻子就送给我一件织工精细的毛衣,那是一件全新的羊绒毛衣,精细程度与母亲织的有着天壤之别,针线细密整齐又精巧,兼具精美的图案和结构优美的领口,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着一个刚恋爱女人的柔情,让我幸福得如同置身于蜜罐之中,第二年我们便走进了婚姻殿堂。这件毛衣如同一位充满爱心的战士,陪着我抵御一季又一季的严寒,给予我温暖和力量,直至今天都舍不得丢弃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手织毛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但它在我的心中却始终保持着那份独特魅力,每当我选购御寒衣物,特别是看到机织的毛衣,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、妻子亲手给我编织的毛衣,暖暖的感觉伴随着遥远的记忆在胸中涌动着、奔流着。



(视觉中国)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